

## 劉炯朗校長（1998-2~2002-2）



劉炯朗（1934 ），廣東番禺人，民國 23 年出生，幼年時期在澳門就學，後因為父親在台灣擔任軍職，遂前來台灣就學，並考入當時的台南工學院電機系（成功大學）就讀，獲工學士。大學畢業後，劉校長從軍擔任陸軍少尉預官。退伍後報考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，獲得正取，但因同時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，所以便隻身負笈留美，順利取得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碩士、博士。之後曾經執教麻省理工學院、伊利諾大學、清華大學等，並擔任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助理副校長一職。1998 年，經過本校及教育部甄選後，出任本校第二任遴選的校長一職。

劉校長不但行政經歷卓越，同時在學術榮譽上，亦獲得相當肯定，先後當選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院士、美國計算機協會（ACM）傑出會員，並於 2000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2002 卸下校長一職後，劉校長依舊於清華大學資訊系、香港科技大學繼續從事教學工作。

劉校長掌校初期，雖然校園屢有波折，但是經過劉校長以愛心及耐心處理下，都能化險為夷。對於學校校務及研究的發展氣氛都能有所激勵，遂使清華大學曾於 1998、1999 兩年連續奪下全國聲望排名第一的美譽。同時，劉校長平易近人，常與同學在小吃部、校園內等一同進食聊天，並在梅竹賽及校園活動中多次引吭高歌，因此贏得同學們對他的尊敬與喜愛。

此外，劉校長任內，因教育部政策致使學校經費日漸短缺，幸賴劉校長大力募款成功，共從台積電、旺宏、臺達電、威盛、凌陽、合勤、台灣應用等諸多公司募得大筆捐款，讓本校建設可以不至於落後。同時，與友校交通大學、中央大學、陽明大學等合作方案，更是在劉校長的大力促成下，頗具進展。而兩岸清華及與北大、復旦、蘇州、蘭州大學的交流及成果，亦頗可觀。

## 讀領風潮活動 >> 作家劉炯朗簡介

劉炯朗，1934年生於廣東省廣州市，幼年時期在澳門就學，高中畢業後來台灣進入當時的台南工學院（成功大學）電機系就讀，繼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碩士、博士學位。長期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、伊利諾大學，後並擔任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副校務長一職。1998-2002年間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，退休後參與台灣和香港數個文教慈善基金會的活動。

劉炯朗為國際知名之計算科學家，對於即時系統、電腦輔助設計、VLSI 佈局、組合最佳化、離散數學等領域均有傑出貢獻。不僅先後當選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(IEEE)院士、美國計算機協會（ACM）院士，並於200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培育英才無數、桃李滿天下，唯一華人圖靈獎得主姚期智亦是其門生。

他是一位深受西方教育、科學和文化影響的中國讀書人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。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劉炯朗學識淵博、談吐幽默風趣，除了長期於報章雜誌撰文，亦由天下出版《愛上層樓》、《再上層樓》兩本散文作品。曾經踏入廣播界，在新竹 IC 之音黃金時段主持「我愛談天你愛笑」節目，立即大受歡迎、引發極大迴響。為回應聽眾要求，在節目播出屆滿兩年之際，IC 之音特別出版「我愛談天你愛笑」有聲書，期待讓更多人認識這位全球華人中極令人驚豔的知識份子典範。

館藏作家劉炯朗著作

1. 愛上層樓
2. 再上層樓：文學與生活的多次方演繹

## 大破大立 走出教育困境

【經濟日報 蔡翼擎】

新政府上任，眾多議題受到注目及期待，尤其是教育政策。在此同時，位居全球教育頂尖地位的美國，也掀起「大學教了沒？」的省思聲浪。對照美國持續不懈的革新，我們新的教育團隊準備好了嗎？面對台灣的教育困境與挑戰，台灣的大學教育能肩負起幫助年輕世代走向國際的任務嗎？

為探討此急迫的議題，天下文化舉辦教育論壇高峰會，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、清華大學前校長劉炯朗、教育部駐波士頓文化組組長張善楠、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參與，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主持。

張善楠表示，前哈佛大學校長柏克提出的「大學教了沒？」問題，讓他感到相當的震撼，待在美國高等教育及文化重鎮波士頓多年，他了解美國高等教育已是全球頂尖，令他感動與震撼的是，他們的高等教育界不以此自滿，仍在深刻檢討大學教育是否達到教育的目的？各大學領導者的教育願景及認定的教育目標是否貫徹到學生身上？

### 考試制度 形成弊端

國內去年發生的「18分進大學」事件，張善楠認為，應該在乎的是，這些學生入學後，大學有沒有把他教好？「教學是大學最基本的功能，美國的教育工作者提醒自己要蹲下來，以學生同等高度來思考：學生入學的動機是什麼？大學做到了沒有？」

事實上，大學教育有相當顯著的社會功能。調查研究顯示，一個人反社會的行為與其在學校的滿意度成反比；美國大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平均70%至80%，這與美國人反社會行為較低、大學較易對校友募款有關。

劉炯朗認為目前的教育弊病大部分可歸因於考試制度，升學導向使得大學生不讀不考的書，「But late is better than never」，劉炯朗表示，目前亟需推動「補救性的教育」，讓年輕人不為考試而讀書，讀很多自己感興趣的書。

曾志朗也認為，大學教育的品質是應該重新檢視與思考改善對策。由於個人學術表現攸關升等及聲望，目前大學教授普遍重研究而輕教學，以致教學內容數十年不變，也有研究作得很好但教學品質參差不定的情形。

但他指出，「提升大學教育品質」這個議題，須以「證據為基礎」的科學精神來尋求解決方案，不能再陷入以「個人觀點」評論公共議題的偏誤習性。

美國實證研究發現，許多教育政策的推行，與教育品質的提升無關。再者，單就「教學與研究對教授而言是正相關、負相關、零相關？」這個議題，我們並沒有好好思辯，相關的教育政策也沒有客觀的證據基礎。

美國高等教育界不斷關注大學教育品質，「沒有靈魂的卓越」（Excellence without the soul）即是其中一股省思的聲浪。哈佛大學退休院長路易斯曾提出反省，認為在「領導」領域相當卓越的哈佛，在高等教育上卻已出現「領導」危機。這種虛心檢視的精神，促使哈佛全盤檢討通識教育，重新組合課程，德、法等國大學也都重新思考如何達到大學教育的目的。

### 思考能力 有待提升

新世紀的大學有何特別的課題？曾志朗認為，「學術及思惟的能力」是其一，不論是學理或社會性的議題，我國大學生很少能明確地說出自己的觀點；「倫理自覺」是其二，

尤其必須注意「程序」與「手段」兩者倫理的並重，不能以目標的正確來合理化手段的錯誤。

曾志朗表示，全球社會系絡（social context）正在巨變，社會兩極化的現象日趨嚴重，數位落差加上知識落差會造成生命的落差，全球化存在許多問題，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，大學生應有思考問題的能力；同時，資訊科技及新媒體的變革也衝擊高等教育，許多學生習於上網搜尋零星片段的速食資訊，卻缺乏邏輯架構與系統性，但 Web2.0 等資訊新革命也開啟了全球參與的學術研究空間，勢必給高等教育帶來教學與研究的創世紀改革。

本身也是心理學者的曾志朗強調，目前許多科技已碰觸到「過去上帝才能處理的問題」，諸如基因研究、生死問題，大學教授必須帶領學生去思考、研究人與生命、人與自然等本質性的問題。

### 國家發展 仰賴教育

高希均表示，他曾告訴馬團隊：所有選舉支票，絕對不能跳票的是對教育的承諾；他也曾告訴中共官員：要發展中國，有比開工廠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教育，因此引進台商投資產業，更應引進台灣的教育資源，協助中國提升中小學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；如果兩岸關係能夠大躍進，台灣便能將軍購及國防支出轉作教育支出，那麼，台灣的教育也能夠大躍進。

他指出，國家發展的關鍵在教育發展。以美國來說，不少人預測美國國勢不再，但龐大的教育投資，不斷的自覺改革，將使美國的學術與教育長期居於世界頂尖地位，美國國勢不可能就此走下坡。

相較於世界性的教育改革，台灣顯然太小格局了，對兩岸關係太緊張了，我們一直自問「準備好了沒？」事實上，歐盟也是在未準備好的狀況下誕生，台灣應該改變心態，勇敢走出去，大破大立，才能強盛。

【2008/06/08 經濟日報】

## 天下教育高峰論壇 學者談大學教育議題

【中央社記者吳泓勳、黃自強台北二十五日電】

天下文化與亞洲大學聯合主辦「大學教了沒？」教育高峰論壇，邀請到前教育部長曾志朗、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等學者出席，對台灣高等教育問題如大學生八大特色提升素

質、大學教授教學、研究平衡、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等議題提出看法。

以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德瑞克 伯克 (Derek Bok) 書籍「大學教了沒？」(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) 為契機，天下文化與亞洲大學舉辦「大學教了沒？」教育高峰論壇，由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擔任主持人。

高均希致詞表示，世界上沒有國家會因為教育預算太高而破產，並強調新政府當初的教育政見不能跳票。

劉炯朗表示，在「大學教了沒？」書中提到八大教育目標，其實都可兩兩配成對，如表達能力與思辯能力，就可產生相互作用，不經思考，如何做出表達；道德推理能力與公民責任能力，一者為自身、一者為國家，需提升自我品德，才能確實履行公民職責。

劉炯朗認為，大學生普遍被認為不用功是因為缺乏「不為考試讀書」的能力、方法與習慣，原本該在國中、小學培養的閱讀習慣，希望在大學裡重新「補習」引發出來還不晚。

教育部駐波斯頓文化組組長張善楠認為，大學教授在教學與研究的平衡沒有抵觸，甚至是互補，台灣在改善大學教學品質上，是可期待的，大學內部該思考如何做的更好，並說應建立重視教學機制與教學文化。曾志朗表示，近年的五年五百億也在增加師資培訓的可能。

曾志朗說，對於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，站在學術立場，若來就讀就該盡力培養人材，但以目前職位行政院政務委員角度來看，還有討論空間。亞洲大學創辦人蔡長海認為，學習無國界，應該逐步開放，但要謹慎做好配套措施，如證照認可、中國學生比例分配等問題。

## 劉炯朗：建立正確價值觀

【聯合報 記者張錦弘／記錄、整理】

什麼是教育？教育就是培養一個人對國家、社會、世界有貢獻；培養和人相處、合作的能力；培養讓一個人快樂、知足。

簡言之，教育就是要幫助每個人建立正確的人生觀，才能培養出有品德、有能力、有積極生命態度的人，這是當前台灣教育最迫切、最缺乏的東西。

這一陣子，大家都說品德很重要，但老師告訴學生要誠實，學生就真的會誠實嗎？如果他沒有正確的價值觀，才會知道誠實有多重要。

即使公司快倒了、生命受到威脅的危難時刻，也不會不誠實；有了正確價值觀，才會樂於讀書、終身學習，不用你逼。

### 《升學魔咒》正因價值觀偏頗

前幾天，我在報紙看到一個國中必勝班的補習廣告，恐嚇家長：讓孩子有「快樂的童年」，以後就「沒有競爭力的中年」，注定「悲哀的老年」！我看了就很生氣，我有快樂的童年，中年很有競爭力，到了老年，還是很快樂；但為什麼家長相信補習班的廣告，甘願被威脅？

這也是價值觀的問題。升學考試在台灣變成魔咒，是因為社會、家長、學生的價值觀偏了，讀書原本是為了得到學問、充實自己、對人類有貢獻；但在台灣，讀書是為了考試，把進明星學校過分當成至高無上的榮譽及前途保證。

建立正確的價值觀，聽來抽象，到底要怎麼做？我的答案很簡單，就是多讀書。

### 《該怎麼做》答案就是多讀書

我是個很相信讀書的人。七十幾歲了，每天還是很拚命讀書。我目前在新竹一個廣播電台主持節目，除了政治，什麼都談。我學的是電機，但我在節目中談壓力對身體的影響、談外太空有沒有外星人、談行為經濟學、談海明威的「老人與海」、電影「羅生門」與莎士比亞。我為何懂那麼多？都是靠讀書而來的。

若能教會孩子培養獨立學習的能力，知道讀書的快樂，我們的教育就成功了。我現在還常後悔年輕時為何沒讀更多書；但我之所以能有今天，要歸功我在澳門讀中學時，遇到好老師，引導我樂於讀書，才能更上層樓。

我在我的書中曾提到，學校應該是個「保溫瓶」，提供一個隔離外界溫度影響的環境，讓熱者恆熱，冷者恆冷，即提供一個適當的教育環境，讓學生不受干擾、壓抑和阻礙，興趣和才華能自由、自在、自然、自主地發展。

### 《去中國化？》好的文化都要學

政府當年為了解決升學壓力，廣設高中大學，反而造成大學品質下降。如今面臨少子化的招生壓力，教育部除了透過評鑑把關，也要訂定學校倒閉的善後機制，評鑑差的，可學國外，用不承認學歷當作懲罰。

但學校要教學生什麼東西？教育的內容，無非就是透過大量閱讀，分享前人的智慧與經驗。歷久不衰的人類文化遺產，絕對有其價值，否則為何美國人要學生讀莎士比亞及亞里斯多德？

不管中華文化、希臘或歐洲文化，都是長年累積下來的精緻文化，都值得學習。「去中國化」沒必要，讀文言文有用得不得了。我雖然學的是科技，但中學老師教我背了很多古文，終生受益。

直到今天，我可以邊走哼唱蔡琴的歌，也可邊走路背李白的「春夜宴桃李園序」：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。」

若要我選一本最喜歡的書，能一輩子反覆閱讀，非「古文觀止」莫屬；其次是「唐詩三百首」。我們若不把這些優美的中華文化遺產傳給下一代，是對不起他們。

### 寫作重要》組織思想的利器

這兩年大家為了高中國文白話文、文言文的比率吵翻天，我認為已模糊焦點。其實不管白話、文言文，都各有簡單的，也有難的，只要是好文章，學校就應該教，學生就應該讀。好的東西，再難也要學。

寫作很重要。在動筆前，要先組織思想，思路清楚，才能寫出好文章。我小三、小四時，學校就要求我們常寫日記，我都很認真寫，到了小六，老師要我們回家寫一篇作文，我可以整個下午乖乖待在家裡構思。我只是普通人，才華也很普通，但從小到大，我努力加上快樂，才有今天。

在我看來，高中課程訂一綱，有其必要，可確保學會最基本的知識；至於選用哪一本，不同老師有不同選擇。若大家覺得版本太多，用部編本也未嘗不可。重點是按照綱要教，考試也要根據一綱命題。

考試只考課本有的；課本沒有的、考試不考的，學生就不念，是台灣中小學教育一大問題。讀書不要有目的，才能讀得快樂。中小學要鼓勵學生多讀課外書、多參加課外活動，才能建立正確的價值觀。

至於十二年國教，是國家進步指標。政府若有財力，能推動最好，但不能只為了減輕考試壓力，才來推動十二年國教，這是本末倒置，因為考試的壓力永遠存在。

### 評鑑把關》訂倒閉善後機制

此外，政府在扶助弱勢生的同時，也要推展菁英教育，讓資質好的學生，提前到大學修課，不要限定只讀高中教科書，這樣才能發揮學校的「保溫瓶」功能。

## 曾志朗 劉炯朗：品格造就科學家

朱立群 / 【中國時報】 摘要

民主社會裡，科學家扮演什麼角色？

如何對公眾事務表達關心或批判？

中央研究院院士、前副院長曾志朗九日出席一場座談會表示，科學家就公共議題發言不能僅憑個人感受，且平常看到問題就應表示意見，拖到最後一刻才講，會啟人疑竇、質疑其發言動機。

同一場座談會上，另一位中研院士劉炯朗也說，科學家對公共事務負有責任。他們兩人都說，上述發言係指廣泛的科學與人文問題，沒有指涉特定個人。十四日是物理學大師、相對論提出者愛因斯坦（Albert Einstein）一二九歲誕辰，天下遠見文化與元智大學昨天舉辦「探索愛因斯坦的夢」座談會，邀請曾志朗、劉炯朗、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暨散文家與翻譯家陳之藩、童元方夫婦，暢談科學與人文議題，也談公眾人物與知識分子角色。

主持人是天下遠見文化發行人高希均。曾志朗引愛因斯坦的名言，強調科學家首重「品格」：「人們都說，『聰明才智』造就科學家；他們都錯了，造就科學家的是『品格』。」高希均順口連結到總統大選，他說：「候選人都說，『選票』造就勝選的總統。錯了，造就總統的是『品格』。」

劉炯朗以愛因斯坦先是背書製造原子彈、之後反悔為例指出，現在科學界、演藝界、企業界人士站出來講話有其「影響力」，公眾人物對社會有責任，「有良心的人，就應該站出來講話。」

曾志朗是國際科學理事會（ICSU）科學行為自由與責任委員會委員，他說，國際科學界都在討論科學家的責任與分際，「科學家處在聚光鏡下，講的話具有擴散性，不能僅就個人感受發言。」高希均還說，今年選出的新總統如果能與對岸簽署和平架構，一定可獲諾貝爾和平獎。

- 1、科學家首重「品格」。拿不到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家、經濟學家、文學家的人，品格都普普。
- 2、科學家處在聚光鏡下，講的話具有擴散性，科學家就公共議題發言不能僅憑個人感受。不管你是什麼專家，對經濟問題有意見，就趕快寫一篇經濟學國際學術論文；對社會事件有意見，就趕快寫一篇社會學國際學術論文；對教育政策有意見，就趕

快寫一篇教育學國際學術論文。

- 3、公眾人物對社會有責任。因為他們有知名度、影響力，屬於一種權貴；權貴加上言論自由，容易引發社會震動。權貴如果隨便發言、濫用言論自由，權力無法與平民百姓的權力互相制衡，平民將被權貴宰割。

【2007/11/10 中國時報】

## 劉炯朗、李家同 為科技人現聲

【聯合報 記者曾希文 / 台北報導】

前清大校長劉炯朗與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，最近跨行廣播開講，當起節目主持人，劉炯朗興奮地笑說：「太好玩了！學到很多東西，當初找我做節目的人，大概不知道我的國語講得這麼爛。」

在新竹科學園區兩大企業聯發科與聯電的贊助下，劉、李兩人分別在新竹 IC 之音主持廣播節目「我愛聊天你愛笑」、「打開希望的窗」。聯發科副總喻銘鐸表示，因為推崇劉炯朗濃厚的科技人文思想與素養，希望可以為科技學區，增添人文氣息，讓科技人跳脫慣常的理性思考。

劉炯朗發揮過去當學生時勤勞精神，一集 22 分鐘的節目，反覆矯正發音，往往得錄上一個半鐘頭，而且錄音前一定先寫稿，琢磨句子，再用口語的方式表達，常常為此熬夜。

劉炯朗擅長幽默，「天下沒有不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。」愛唱歌的他，經常在節目中「獻聲」，就連節目名稱「我愛談天你愛笑」，也是來自一首歌的歌詞。

李家同的節目「打開希望的窗」，則是另一種柔軟風格，曾讓不少科技人在不自覺中流下眼淚。他十分愛引故事並寓意，例如講到他的小學同學每個都是優秀大學畢業，因為他們這一班孩子的父親，每個都是大學畢業。李家同表示，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，足見環境的重要性，所以應該「更關心不幸的人。」

不只是跨過界到廣播而已，李家同也透露，他所寫的《車票》也被編成電影，現在正在大陸拍攝。

而劉炯朗的節目是於每周三早上 8 點 15 分，李家同的廣播時間則為每周 4 早上 7 點半，在新竹地區的民眾，廣播調頻為 FM97.5，其他地區聽眾可上網收聽網路廣播。

【2007/11/10 聯合報】

## 名人選志願》劉炯朗：把握今朝 學什麼像什麼

【記者林麗雪 / 專題報導】



中研院院士劉炯朗（圖片／聯合報系資料中心）

「讀高中時，沒去想讀大學，」中研院院士、清華大學前校長劉炯朗談及年少求學時光說，50多年前從澳門來台念台南工學院（成功大學前身）時，也覺得不可能有什麼機會再繼續深造，總是把握所有課程，努力用功地讀書，熱情地參加活動，抱持如此的態度，學什麼就像什麼。

今年70歲的劉炯朗自清大校長職務退休後，往來兩岸三地、日本及美國等地講學，或提供高等教育經驗。對於現在的大學生，劉炯朗認為，學生很聰明，很多人也訂定明確的人生目標，但將時間拉得長遠，沒有

目標的求學，有時候反而是件好事，像他在澳門讀高中時，總當是最後的求學機會，沒有升學壓力，什麼都念，也熱愛運動，像那時特別愛吟詩作對，這些美好的詩句，至今仍然未忘。

52年前，劉炯朗高中畢業後，來台依親，考上台南工學院電機系。「當年電機系兩大出路，一是到台電，二是進電信局，」劉炯朗說，還好自己當時也沒有一定要進這兩大機構的目標，假如立定進兩局的志向，說不一定現在還在抄電錶。

當年台南工學院多數學生留在台灣發展，劉炯朗快畢業才決定留學美國，退伍後，他獲得到麻省理學院的獎學金，他建議準大學生選填志願時，若不確定真正喜歡，可以把選系範圍擴大，但不管是讀物理或電機，一定要念好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國文、英文等科目，將來繼續深造，轉行不會有問題。

【2004/07/25 民生報】

## 劉炯朗：只要快樂，求學何需理由

【本報記者張錦弘】

「沒有目標的求學，有時候是件很好的事。」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（圖／張錦弘攝影）學理工，卻很會吟詩作對，他歸功在澳門讀中學時，在沒升學目標的環境下，博學多聞；一心想進名校，反而畫地自限。

七十歲的劉炯朗兩年前自清大校長退休，目前是清大「蒙偉民榮譽講座教授」。劉炯朗回憶，在澳門讀中學時，從沒想過考大學，沒升學壓力，反而讓他受到很好的高中教育，學校當時什麼都教，他中英文底子都好，會書法，還會做對聯，也愛打乒乓球，幾乎樣樣都通。

劉炯朗高中還會演戲，曾演過曹禺名劇「日出」，扮演交際花女主角的留學生男友。雖無升學壓力，但他仍常開夜車讀書，「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考一百分，但當時我很認真，還是常考一百分。」

「台灣中學生的壓力，並非完全來自考試，而是來自學生和家長一心想進台清交等名校。美國學生當然也想進名校，但進不了就算了，台灣卻看得很嚴重。」劉炯朗認為，不要把進名校當成唯一目標，高中教育才會更有活力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，劉炯朗高中畢業，到台灣依親，並考上台南工學院電機系。當時全台只有台灣大學、台南工學院、台中農學院（中興大學前身）及台灣省師範學院（師大前身）等四所大學，工業也還沒起步，電機系畢業只有兩個出路，不是到台電，就是電信局。大學四年，讓劉炯朗過得很快樂，他積極參與課外活動，還當過代聯會主席；沒事就打打籃球，和同學拱豬、玩橋牌，當時沈君山還是他的偶像。

「不須有固定、明確的目標，光享受很好的學術環境，就會成長。」劉炯朗快畢業才決定留學美國。退伍後他拿到麻省理學院的獎學金，就讀期間依舊秉持「有目標，也沒有目標，即不功利主義」的原則，不集中研究電機資訊，其他學術領域也都接觸。

他認為，科學家只要紮好根基，就不必擔心跟不上日新月異的科技變遷，所以即使他沒學過某種程式語言，照樣可以教學生，還出書。

劉炯朗在伊利諾大學任教廿多年後，返台擔任清大校長。他認為，高中、大學都是通識教育，自然及人文學科都要讀。直到今天，他還會拿詩本背一背，但年紀大了記不住，倒是四歲背的長恨歌，還記憶猶新。「但不要問我，四歲孩童幹嘛背長恨歌，反正只要快樂，求學為什麼需要理由？」

【2004/07/25 聯合報】